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ume 1 第一、二輯合刊

Article 2

3-2015

越民族底滅亡

Dongrui Z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參考書目格式 Recommended Citation

朱東潤 (2015)。越民族底滅亡。《嶺南學報》，復刊號（第一、二輯合刊），頁3-11。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1/iss1/2

This 前言 Introduction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越民族底滅亡

朱東潤

秦漢之際，亞洲東部的三大民族正在急速地內部團結成爲強大的帝國：最先完成的是匈奴民族；其次是中國民族；在發展中遇到致命的打擊，以至終於無法完成的是越民族。

《史記·匈奴列傳》指出匈奴底祖先淳維，是夏后氏底苗裔，這個當然是中國人底傳說；但是說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大致是事實。到了頭曼單于之子冒頓單于東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併樓煩白羊河南王，盡服從北夷，收秦將蒙恬所奪匈奴地，於是完成匈奴帝國，其時中國方面劉邦、項羽正在爭取領導權，勝負未分。

在秦始皇手裏，中國曾經一度完成帝國底形式，但是時間太短了，內部没有得到精神上的統一。接下便是陳勝、吳廣底崛起，劉邦、項羽底鬥爭，戲下分封十八王，中國重行分裂。漢高祖七年，勉強完成統一底局面，在平城和冒頓單于領導下的匈奴帝國較量一下。這一次中國失敗了，總算幸而在屈辱的條件下還維持了漢高祖在國內的領導權。這是中國民族底一件幸運，假如在這一次戰爭以後劉邦喪失了領導權，那時其次的領袖們英布、盧縮、張敖、彭越、韓王信、陳豨、趙利，這一群人，也許勢均力敵，各不相下，中國失去了最高的領導者，在遭遇到異民族底侵略時，便不能給予有力的抵抗。

中國南方的越人，好像始終沒有經過統一領導的時期。越人所佔有的領域包括有現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各省，也許還有其他的地方，但是在這個廣大的領域裏，沒有統一的組織，這便成爲越民族的致命傷。

在這廣大領域裏的越人，稱爲百越，“百”是龐雜的意義，其實並沒有這

麼多的區別。散見史籍的大別可舉者如次：

吳粵：《漢書·外戚傳》耿育上疏：“臣聞繼嗣失統，廢嫡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吳粵為一個名辭。粵與越同。

楚粵：《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贊：“楚粵之先，歷世有土。”楚粵為一個名詞，其地大約在今湖北境內。荆人侵入，成為其地之統治者，而越人為被統治者。（《詩·六月》：“蠢爾蠻荆，大邦為讎。”《閔宮》：“荆舒是懲。”都祇說荆。《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這是說的楚地的荆人。《史記·楚世家》：“成王憚元年……使人獻天子，〔惠王〕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所謂夷越之亂，猶言平越之亂。）《春秋》莊公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其後稱“荆”或“荆人”者四次，至僖公元年始書“楚人伐鄭”。大致在此以前，荆人在楚粵的統治階級底地位還是很顯著的，僖公以後，外來的荆人和土著的楚粵漸次混同，所以直稱楚人。但是在楚國以內，這兩個種族底區別，有人還看得很清楚。《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襪，人莫之利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這裏把荆、越底分別，寫得十分仔細。楚粵在《史記·貨殖列傳》亦稱越楚，故言“越楚則有三俗”。戰國之末，楚人將亡的時候，統治階層的荆人向東北遷徙，至陳，至壽春；而安徽中南部、湖北、湖南、江西重新回到越人底勢力範圍。

干越：《漢書·貨殖列傳》：“譬猶戎翟之與干越，不相入矣。”注“孟康曰：干越，南方越名也”。今本“干”誤作“于”。辨見王念孫《讀書雜誌》。又《漢書·閩粵傳》：“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西于王”疑當作“西干王”。

楊粵：《史記·楚世家》，熊渠兵伐庸，“楊粵至於鄂”。又《蔡澤傳》：“（吳起）南收楊越，北并陳蔡。”《漢書·南粵傳》：“秦并天下，略定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楊粵之部最初在湖北境，其後，則至廣東、廣西。

駱越：《漢書·賈捐之傳》：“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

甌越：《漢書·夏侯勝傳》：“南平氏羌、昆明、甌駱兩越。”同書《南粵

傳》：“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甌”又作“嘔”。《淮南子·人間訓》：“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君疑即西甌君。

滇越：《漢書·張騫傳》：“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

閩越、東越、南越：《史記》有《東越列傳》、《南越列傳》。《漢書》有《兩粵傳》。

秦始皇平六國以後，進兵南向，他底政策，是一邊進兵，一邊移民。《史記·南越傳》稱“以謫徙民，與越雜處”，便是後代的武裝移民。彼時兩湖、皖、贛一帶比較地容易解決。《漢書·吳芮傳》：“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到了兩廣，秦人遭到嚴重的打擊，這次戰役在《史記》、《漢書》裏的記載不甚完整，而見於淮南王安底《淮南子》及《諫伐閩越書》：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淮南子·人間訓》

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

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成爲秦始皇底兩大負擔，以至種下後來土崩瓦解的因素，但是這樣的兩面作戰，還是成功的。北方固然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南方則除了越人中心勢力退入浙東、福建以外，其餘各部分都平定下來。

二世即位天下大亂底當中，中國中南部新興了兩大勢力，都是以掌握統治權的中原人和當地的越人結合而成的：一個是吳芮領導的衡山國，後來成爲長沙國；一個是趙佗領導的南越國。番君吳芮，本來在番陽，彼時番陽爲中原和百越的交通要道，因此吳芮和百越發生密切的聯絡，《漢書》本傳所謂“甚得江湖間民心”者指此。芮將梅鋗，從劉邦破析酈，入武關。其後項羽定封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梅鋗爲十萬戶侯。衡山即霍山，大致彼時吳芮底封地包括安徽西部及中南部、河南東南部、湖北東部，所以建都於邾，邾即今湖北黃岡縣；江西爲吳芮舊地，也屬衡山。吳芮部下有中原人，也有越人，所以趙佗說：“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漢書·南粵傳》）

趙佗爲秦龍川令。秦人平定南方以後，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南海尉任囂臨死的時候，招趙佗，授以兵權，他說：“且番禺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趙佗獲得兵權以後，一邊塞斷五嶺的交通要道，一邊擊平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他底左右，有中原人，主要的還是越人，所以後來與漢文帝書自稱“蠻夷大長”。

楚漢相爭底當中，南粵國實行閉關主義，獨立發展，以後趙佗“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就在閉關之中，建立了很好的基礎。衡山國因爲在交通要道，又和劉邦曾經共同作戰，所以在楚漢大戰之中，加入劉邦這一邊。漢二年，劉邦告諸侯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漢王這兩支軍隊，《史記》對於中原這支記載特詳，對於江漢這支軍隊，記載較少。大致吳芮即加入了這一支軍隊。漢將之中，有別定江漢之靳歙，定豫章、浙江之陳嬰，定會稽、浙江、湖陵之陳賀。吳芮部下先後加入戰爭的有丁復、呂博、搖毋餘、華無害、須無、鄧弱、吳程、革朱等，以後他們都以軍功封侯，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衡山王在戰爭初起以後不久，被項羽廢去，所以在漢五年自稱故衡山王吳芮。漢王即帝位後，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郡封芮爲長沙王。司馬遷說：“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大致在戰爭中，吳芮失去衡山，退至長沙；戰爭平定以後，衡山、豫章兩郡被英布佔有了。象郡、桂林、南海三郡還在趙佗手裏。（見《英布傳》、《南粵傳》）所以吳芮所有的祇是長沙一郡，地方最小，戶口最少。（賈誼《陳政事疏》言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可是五郡底虛封，使得吳芮、英布貌合神離，同時也使

長沙國不斷地懷着向南發展的妄想，這正是高祖底權術。

江蘇南部和浙江西部是《秦始皇本紀》底荆江南地，這裏本來是越人底地域，但是離中原太近了，直接在秦人和項羽控制之下，始終沒有擡起頭來。《漢書·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稱陳嬰“定自立爲王壯息”（史表字句不同）。顏師古注：“時又有壯息者稱僭王，嬰復討平也。”顏說不知何據，壯息也不知是越人或中原人，不可考。

當時越人底中心勢力還是在浙東和福建。秦始皇雖然曾經置閩中郡，但是勢力並沒有達到這裏。越人底領袖是無諸，越王勾踐之後，天下大亂底當中，無諸歸番君吳芮，佐諸侯滅秦。高祖五年，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地。這是越王底嫡系，應當可以統一全越了，但是長沙、南越已經立國，閩越底領導權，無從建立。高祖十一年立趙佗爲南粵王，十二年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東海王、南海王都是勾踐之後，他們底分立，正是閩越領導權底削弱。

南海不知建國何在，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曾言：“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上淦在江西，大致南海國在閩越之南，經過這次戰役以後，便不再見了。淮南王長以高祖十一年建國，文帝六年自殺。南海之滅，就在這一段中間。《漢書·五行志》言文帝二年“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疑即此事。“南越”指南方越人，不必爲趙氏。

東海王搖建國東甌，故又稱東甌王，地在浙東。本來的甌越，分爲兩支：一支西入廣西，所以尉屠睢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趙佗也說：“西有西甌，其衆半羸，（何焯曰：羸，羸之訛也。）南面稱王。”一支留在浙東。東甌王即立以後，從此與閩粵興兵作戰，自相殘殺，完成漢人“分而滅之”的策略。

但是閩越底兵力，對於漢人始終構成極大的威脅。英布失敗以後，亡走越，至番陽爲人所殺。吳王濞謀反，也是先和越人連絡。他在《告諸侯書》中說起：

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南越指閩越言。《漢書·閩粵傳》言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淮南王安《諫伐閩粵書》則稱：“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有了這樣的兵力，所以淮南王長謀反的時候，令人使閩越、匈奴；江都王建謀反的時候，也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越底地位极其重要，在當時國際間也取得應有的認識，所以張騫取道匈奴欲往月氏，為匈奴所獲，單于和他說起：“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

在西漢初期，通常以匈奴及越人連稱，因為他們正是同樣的威脅：

武興胡、越之伐。——《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內鋤雄俊，外攘胡、粵。——《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漢書·五行志》

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漢書·地理志》

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漢書·食貨志》

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

——《漢書·季布傳》

令人使閩粵、匈奴，事覺治之。——《漢書·淮南王長傳》

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漢書·賈誼傳》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

——《漢書·晁錯傳》

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

——《漢書·鄒陽傳》

秦倚曲臺之官，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

——同前

胡亦益進，越亦益深。

——同前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

——同前

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

——《漢書·司馬相如傳》

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

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漢書·嚴助傳》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漢書·嚴安傳》

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

——《漢書·嚴助等傳贊》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漢書·東方朔傳》

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漢書·梅福傳》

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

——《漢書·王莽傳》

閩粵王郢在位的時代恰與漢武帝相值，中國出了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閩粵也出了一位發憤圖強的君主。雙方都有意向外發展，最後必然地會來一次鬥爭。建元三年，閩粵發兵進攻東甌，因為要向外鬥爭，首先便得爭取領導權底統一。東甌在吳楚七國底戰役裏，已經和漢朝有了聯絡，因此隨即向漢武帝求救。及至嚴助奉武帝命發會稽兵來救的時候，閩粵底軍隊已經引退，嚴助撲了一個空，祇有把東甌居民四萬餘口完全撤到廬江。在這一次小戰役裏，中國獲得了人口，閩粵獲得了土地，雙方都有所得。三年以後，閩粵再向南粵進攻。在戰役當中，淮南王安上了他那一篇有名的《諫伐閩越書》。後來嚴助奉詔，把漢朝所以發大行王恢、大司農韓安國進攻閩粵的理由，告訴淮南王。他說：

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強，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

“入燔尋陽樓船”，也許是事實。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中也曾說起：“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那時越人底中心，中國向南進攻底重點在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雙方底主要交通綫是贛江，主要交通工具是船隻；所以在進攻之前，首先必得砍伐木料，準備船隻，而破壞敵人進攻的策略是焚燒木料和船隻。中國人到餘干去破壞越人底準備，而越人到尋陽破壞中國底準備。尋陽有船可燒，證明了中國已在作進攻底準備。無論漢人有什麼藉口，閩越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這一種志願，是值得贊揚的。但是這一次的情形嚴重了，王恢和韓安國底兩支軍隊，

從江西、浙東分道進逼，越王郢底兄弟餘善把越王殺了，向中國求和。這次中國算是獲得光榮的勝利。嚴助也曾說起：“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所謂三王之衆，大致是指南海、東甌和閩粵。越王郢在內部統一底方面，已經完成初步的工作，在他死去以後，漢人再從事分裂底計劃，一邊立繇君丑爲粵繇王，一邊立餘善爲東粵王，要他們自相殘殺。不過繇君不是餘善底對手，整個的閩粵落在餘善手裏。

在中原人統治的越人區域內，長沙算是忠誠卓著，最得漢朝歡心的了。在一個時期裏，並且準備聯同漢朝底力量，併吞南越。開國四十六年以後，終於因爲國王身死，沒有嫡子底藉口下，國亡宗絕了。南越國在趙佗手裏，曾經稱帝，雖然受到漢朝底壓迫，表面上放棄帝號，但是在國內還是做他底皇帝。趙佗在位七十年，到得孫子嗣位以後，沒有趙佗底氣魄。建元六年，因爲閩粵，向漢朝求救，便是他底方策。自此以後，經過十八年，孫子底孫子做了國王，氣魄更差，內部底糾紛更多，終於在漢朝出兵以後，南越也走上亡國底命運。

長沙、南越兩國滅了以後，閩粵已經在漢人底大包圍之中了。漢將樓船將軍楊僕在擊破南越以後，上書請攻閩粵。這一次漢朝不再追求什麼藉口了，祇是準備進兵。楊僕底軍隊駐在江西，前鋒直到梅嶺。東粵王餘善本來準備和漢人鬥爭了，戰船分布，躍躍欲動，聽到這個消息，不再遲疑，他底軍隊一直打進江西，首先把楊僕底軍隊打敗，殺去三個將領。餘善自稱武帝，部下有吞漢將軍、徇北將軍，他們也著實打了幾次勝仗。但是漢朝兵多將衆，從浙東來的，從江西來的，從梅嶺來的，甚至從海濱來的，四面來的軍隊，把閩粵底軍隊壓回本國。餘善曾派衍侯吳陽到漢朝去，這次吳陽奉漢朝底命令回到閩粵，勸導餘善投降。爲了國家底存在，餘善曾經犧牲了他底哥哥，現在爲了國家底存在，他準備犧牲自己。他要奮鬥到底。吳陽看到沒有希望，就在漢軍開近他底家鄉的時候，投降了，帶着自己底軍隊攻擊餘善。繇王居股和另一位粵侯商量以後，他們殺死餘善，帶了部下投降漢朝。吳陽、居股，還有許多投降底粵將，都由漢朝封侯。閩粵又經過一次強迫遷徙，結束了這個不幸的獨立民族。這民族最後底一位又沉鷲又勇敢的領袖也就這樣悲壯地結束了一生底事業。

閩粵底遺民被遷到皖南，他們在那個崎嶇的山地裏，曾經有過幾次的表現，狠給附近的居民不小的創傷。不過他們已經不再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而祇被視爲一群流浪人，稱爲山越。到了東吳時代，諸葛恪帶兵進山，

乘着糧食將熟的時候，破壞了他們底收穫，然後再來一個大包圍。待到糧絕食盡，數萬的山越祇有出山投降。諸葛恪把他們編到自己和其他幾位將領底部下。從此這個曾經佔領整個南中國的越民族退出了歷史底視野。

附記：本文為朱東潤師所著《漢書考索》中至今未刊的一篇文稿。師研治秦漢古史，1940年於四川樂山武漢大學任職期間完成《史記考索》，尋付開明書店出版。1942年教席轉至重慶柏溪國立中央大學期間撰《後漢書考索》，1951年3月任教濟南齊魯大學歷史系期間撰《漢書考索》，二稿分別裝訂存藏，師生前未曾刊佈。《漢書考索》稿本自題：“未定稿，《班彪及〈漢書〉》篇另見。”至1996年，經朱師孫女朱邦薇女史整理，將上述三稿合為一書，題曰《史記考索》（外二種），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國學叢書》出版。當時因未完成遺稿清理，不免有所疏漏。近期承托整理朱師遺稿，檢得《班彪及〈漢書〉》、《越民族底滅亡》二稿置於一處，因知二文皆為《漢書考索》之未刊稿。乃請張恒怡同學代為輸入，我再作校訂，標點符號則按照今日之文稿規範酌予增改。謹以《越民族底滅亡》稿交付《嶺南學報》復刊號發表。整理中之訛誤，責任當然在我。2013年12月26日，及門陳尚君謹識。